

## 南游记旧 宋 曾纁

庆历中，贾昌朝镇北都，因奏韩魏公治恩、[昇]〔冀〕河流，断赵征[侍]〔村〕冈势，不利国姓，致皇嗣未立。仁宗即日中批付侍御史知杂吴中复亟往按治，一日受内降至七封。中复固请对乃〔行〕。既对，以所授内降面乞尽付中书、门下出，乃敢奉诏。上初甚拂，吴固争不已，乃从之。时人谓之「铁面御史」。

旧制：游幸宴赏惟学士陪扈。太宗好文艺，诏知制诰并扈从，惟吊丧问疾不赴。

掖垣牒御史台连字（俗谓之撩头牒），自李宗谔始。中丞吕文仲论奏不当。宗谔引台阁故事复奏云：宰相政事堂礼，上两省官谒于堂上，中丞率百官班于堂下。盖两省官长，言尊则位居四辅，叙位则礼绝百司。今御史掖垣近司，使同寺监统摄，乱堂陛等威之分，侮黷宪章，取诮中外。朝廷直宗谔之论，从之。自是为例。

中书、门下班分东西向，谓之「蛾眉班」。自王溥始得罢。

王介甫以次女适蔡卞。吴国夫人吴氏骤贵，又爱此女，乃以天下乐晕锦为帐。未成礼而华侈之声已闻于外。神宗一日问介甫云：「卿大儒之家，用锦帐嫁女？」介甫愕然无以对。归问之，果然，乃舍之开宝寺福胜阁为佛帐。明日再对，皇惧谢罪而已。

熙宁中，韩子华自邓州再入相，韩持国方在翰苑，遂当制，缙绅荣之。元丰中官制行，曲阜公除天官，南丰先生为西掖行词。元符末，[曾]〔鲁〕公拜相，曲阜以学士草制。曲阜对便殿，以亲嫌辞。上曰：「禁中已捡见韩维故事，乃批旨：兄弟迭居词禁，兄行弟词，弟草兄制。」是日，以天宁〔节〕前二日，枢密院罢〔散〕斋筵，[曾]〔鲁〕公押宴，曲阜居席，面会[出]〔彻〕，宣召锁院。[曾]〔鲁〕公拜相，荣耀一时，又非韩氏之比。

南丰先生病中，介甫日造卧内。邸报蔡京召试，介甫云：「他如何做得知制诰？一屠沽耳。」又云：「除修注，诰词是子固行当，待便当论缴。」时南丰已疾革，颔之而已。

永州张子发秀才云：「昔人皆有所祖述，如廉颇慕蔺相如，近世如韩持国祖述晏公之类。蔡京祖述教坊使丁仙，现无所不为，以取人主一解颜而已。」

绍[兴]〔圣〕中，遥华既废，判大宗正、仪〔同宗〕景乃乞以妾杨氏为夫人，乞免宣系及不召媒保。中批依所乞。许冲元在中书，遂依已得指挥过门下。章子厚大怒而责冲元云：「小白葵丘之盟，诸侯以妾为妻者天下共诛之，惇头可得，此命不可下。」翌日极谏罢[景宗司]〔宗景〕，仍夺仪同。时论皆以为得防微杜渐之意。后三年，乃乞建立元符，至托以东朝之命，自草诏检，何本

末相戾也。

李端愿官保，文和长子。治园池，延宾客，不替父风。每休沐，必置酒高会，延侍从，馆阁率以为例。至夜分寝阁，什物供帐皆不移具。元丰中，会佳客坐中，忽召学士，将锁院。孙巨源适当制，甚快[快]〔快〕，不欲去。李饬侍妾取罗巾，求长短句，巨源援笔欲书，从者告以将掩门矣，草作数语云：「城头尚有三冬鼓，何须抵死催人去。上马苦匆匆，琵琶曲未终。回头肠断处，却更廉纤雨。漫道玉为堂，玉堂今夜长。」李邦直在坐，颇以卒章非佳语。巨源是夕得疾于玉堂，后六日卒。

黄实自言平生有二事：元丰甲子为淮东提举常平，除夜泊汴口，见苏子瞻植杖立对岸，若有所俟，归舟中以扬州厨酿二尊、雍酥一奩遗之。后十五年为发运使，大暑泊秦淮楼下，见米芾衣犊鼻自涤研于淮口，索篋中一无所有，独得小龙团二饼，急遣人送之，趁其涤研未毕。有此二事，颇自慰云。

〔佚文〕

绍圣中，因蔡时正母击登闻鼓，云二年五投牒，乞追复子官爵，皆不得行。蔡元度在政府，以此为倾安厚卿、李邦直计，遂具元宰执三人姓名取旨，安、李落职，章子厚虽在相位，亦降旨放罪。议者以为太不均。然明日章门谢于崇政殿屏外。自昔宰相无放罪门谢者，合门老吏亦笑之，较其屈辱，过于落职矣。〔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五百元符元年七月庚午引曾氏《南游记旧》。按，此段后有李焘语：「《记旧》盖布子纾着其父之言也。」〕

学士及舍人院最重题名，学士及舍人赴职之日，本院设具，应佗学士、给、谏、丞郎、待制皆预会，以是日题名于石，玉册官刊字。后有拜宰相者，即其名下刊相字。其家遣子弟赍宴具，就本院召学士、待制以上皆集，最为盛礼。自元丰行官制之后，一切废罢矣。

刘子仪在南阳，以翰林学士召，中途改成都。弥年又召为学士，至西京，复加两学士，知郑州。谢表云：仙山已到，屡为风引而还；长安甚遥，岂觉日边之近。

故事：皇子出阁，以翰林学士一员掌笺表。南丰先生以中书舍人掌延安郡王笺表，出于一时之选也。〔以上三条见洪遵《翰苑遗事》（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《翰苑群书》卷十二），原注：「右三事曾纾《南游记旧》。」〕